



# 北海狂潮

蓝怀昌 著

漓江出版社

# 北海狂潮

蓝怀昌 著

漓江出版社

# 北海狂潮

蓝怀昌 著

\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北海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 插页 字数 325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4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2144—8/I·1319

定价:1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海之舞蹈 .....        | (1)   |
| 第二章  | 教 堂 .....         | (16)  |
| 第三章  | 妹 妹 .....         | (28)  |
| 第四章  | 精神之舞蹈 .....       | (49)  |
| 第五章  | 狮子和沙滩的梦 .....     | (70)  |
| 第六章  | 东方的鸥 .....        | (85)  |
| 第七章  | 想到一种色彩 .....      | (101) |
| 第八章  | 上帝死后的感觉 .....     | (118) |
| 第九章  | 月圆,只有一秒钟 .....    | (131) |
| 第十章  | 十字架前面有朵野花无泪 ..... | (144) |
| 第十一章 | 富丽华一梦 .....       | (156) |
| 第十二章 | 唱给情人的歌 .....      | (169) |
| 第十三章 | 太阳染红了潮水 .....     | (179) |
| 第十四章 | 人创造死亡 .....       | (194) |
| 第十五章 | 那时,我们太年轻 .....    | (210) |
| 第十六章 | 火种发芽 .....        | (227) |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星之苦恋(一) | (242) |
| 第十八章  | 星之苦恋(二) | (255) |
| 第十九章  | 野百合花    | (270) |
| 第二十章  | 女 人     | (286) |
| 第二十一章 | 还债·讨债   | (302) |
| 第二十二章 | 步入深海    | (315) |
| 第二十三章 | 重重叠叠的阴影 | (329) |
| 第二十四章 | 你 不 懂   | (342) |
| 第二十五章 | 风从血液中吹过 | (355) |
| 第二十六章 | 红宝石项链   | (369) |
| 第二十七章 | 耶稣的复活   | (384) |
| 第二十八章 | 漩 涡     | (396) |
| 第二十九章 | 螺 塔     | (410) |
| 第三十章  | 两支进行曲   | (426) |
| 第三十一章 | 悲 欢     | (440) |
| 第三十二章 | 远望教堂    | (454) |
| 后 记   |         | (466) |

# 第一章 海之舞蹈

应弃尘世之水而求纯洁之泉。舞蹈之海托起舞蹈之船，载着意乱心烦的灵魂，人都去作一次冒险。

## ——题记

### 1

天气越来越坏了。头顶的云层和海的距离渐渐地贴近，几乎要互相碰撞了似的亲近。一种沉重的压力从天而降，令船的速度明显地缓慢起来。港北号客船就像在云与海的两块巨大石板中间穿过，从香港出发，朝北海驶去。

杨梅站在甲板上，独自呆着，让海风梳理她的短发。对于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舞蹈演员，面对着不断朝她身后涌去的浪，就像她自己生活的画面一样，一旦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，她还来不及思索那流逝过去的浪花该是如何地跳荡、如何地放肆，那新的浪花又迎面而来，使她永远感到新鲜。也许生活本来就是如此，总不能让你永久停留在一个定点上。

在离她不远的栏杆边，直挺挺地站着一个老头。他一直注视着远方，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，那稀疏的头发，犹如一座秃岭上长着的几根小草，毫无一点生气。只有那双陷在眼窝里的眸子，闪动着一种渴望的光芒，透露出一种焦躁、思恋和不安。

沉默了许久许久，他才转过脸来，对着杨梅，微笑着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不是北海人吧？”

杨梅大概还沉浸在那汹涌的海浪之中，没好气地回答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？”

“当然，是与不是都不怎么样，世界就是在一种是与不是之间存在。”这老头对她火爆的性格挺感兴趣，他判断，她从小一定是吃辣椒长大的，那语气中，就有许多辣味。

“世界我管不了，我只管我自己。”

“人，不一定就能自己管得了自己，就像我，在好多时候，就管不了自己。”

杨梅笑了，她觉得这老头说话挺风趣的：是的，现在，这个世界，谁也管不了谁。但是，人为什么要自己管自己呢？于是她说：“也许你说的是正确的。”

“你在北海有朋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到北海经商吧？”

“没钱。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老头子向她走来。

“真讨厌，老色鬼！”她心里狠狠地骂着，但是，没有说出口。当她认真地注视着这老头子的时候，她觉得他不像老色鬼，他很慈祥，很温和，很有一种长者的风度。那一双忧郁的眼睛藏在老花镜片的后面，有一种孤独感。她曾经背诵过一个哲学家的话，说一个人的生命如一首诗。其实她并不理解所谓的诗是什么含义。有的人一生就像平静的湖，从来就没有掀起过什么波浪；有的人却像大海，每时每刻都波涛汹涌，而且望不到头，有时候就孤独地躺在云层下，让人无法猜测。于是，她猜

测眼前这老头子，也许是长途旅行而孤独的缘故，因此，对什么都特别敏感、特别新鲜。为此，她对他产生一种同情，于是问道：“老先生，你是到北海探亲？”

“嗨，我离开北海已经四十多年了。”

“啊，老先生，你是北海人？”

“嗯，老北海喽。”孤独的老头子告诉杨梅。他的名字叫李士白，也许上了些年纪的北海人都还记得起他的父亲来。于是，他们干脆拿了两张凳子，坐下聊了起来。

“我母亲说，北海人又聪明又笨。”杨梅说道：“我母亲也是老北海人。”

“啊，真的吗？”

“我母亲常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北海人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，后来法国人、英国人、西贡人和缅甸人都很眼红，他们都把北海当作一颗明珠，谁都想来抢。尤其是法国人，他们来了，还在涠洲岛上建立一座教堂，他们说要开化北海人。”

“有这么一回事。”李士白说道。

“北海人后来出了好多艺术家。”

“看来你对艺术很有研究。”

“不，我本来就是湖南省一个剧团的舞蹈演员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又抛弃了艺术？”

“嗨，老先生，在中国，你有所不知，要静心地搞艺术，难呀！”杨梅侃侃而谈：“舞蹈演员的工资，每月只发百分之六十。”

李士白认为，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种伟大的转型时期，艺术、文学、哲学都受到许多新的矛盾的冲击，但是作为一个

中国人，几千年来他们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分子，生活着这土地的生活，呼吸着这土地的气息。现在，这种社会转型，就像航行在河道里的一艘船，要拐弯了，就需要每个人都要把握住各自的位置，用你的心去体验着祖国的心，完成这种历史的大变革。因此，他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心灵并不年轻，但对于生活，他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年轻。

## 2

几只海燕从浪谷中掠过，在铅灰色的云层下，欢叫着，那声音，仿佛在鄙视一切，而那疯狂地卷起的风暴，却和它们的命运一起起舞，那自豪的鸣叫声，给人一种快感。

甲板上已经聚拢了越来越多的人，就连女船长海珠也被推拥出来了。“船老板，听说北海现在生意很红火，许多人来都发了大财哩。”说话的是一位四川客人。

海珠船长说：“来北海的人，如果发不了大财，就是乞丐。”她微笑着回答，那秀发，那笑容，那丰韵，深深地吸引着人们。难怪大家议论道：“她简直就是北海的一颗珍珠。”早在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老师就给她起了一个闪光的名字——海珠。

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杨梅一见海珠船长，就打心眼里喜欢她。她说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很像她母亲年轻时的眼睛；她说她那种温柔的性格，很像她母亲的性格；她说她说话的神态很像她母亲说话的神态。杨梅大概是出于一种对母亲的爱，而深深地爱上了海珠船长。李士白大概也对海珠刚才说的那句话挺感兴趣，因此也开心起来，活跃起来。于是，他说：“海珠船长，你的话，带有哲学家的幽思。”

海珠依然微笑着说：“李老先生，你过奖了，有人说北海这个时候，就像一个巨大的金矿场，大家都来这里掏金，如果你不发财，你就只好当乞丐。”

“小姐，你讲的真好，我们四川人说，要在北海建一座属于四川人的北海，或者叫新北海。”四川客人豪气十足地说道。但是，他有一句话没说出来：“我们要在半年内，把北海市内的人，赶到沙滩上去住。”

海珠很高兴，她说市府的领导们说过，要让到北海来开发的人，个个都变成北海的主人。海珠的话，驱散了积压在长途旅行的客人们心中的烦闷、焦虑和燥热。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人们干脆都把桌凳搬到甲板上来，海珠船长为旅客们举行一次模特时装表演晚会。她吩咐一个叫海猫的小伙子来主持这一次晚会。

海猫是海珠船长的弟弟，他把他的助手郝丹推到了前台。郝丹的祖籍在上海，据说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和画家。杨梅对上海人的印象不好，她认为他们太精明，太实用主义。但是，他是海猫的朋友，海猫认为有了朋友，生命才显示出全部的价值，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，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，不受时间的拖累，也是为了朋友。郝丹拿着一把提琴，样子长得蛮帅。

那十个袒胸露臂的女模特走上甲板来了。海风吹拂着她们粉红色的纱裙，她们就像夜海中盛开的一朵朵红莲，在浪中摇晃。当郝丹开始演奏一曲《梦幻曲》的时候，一位小姐受不了海浪对客船的摇晃，倒在地上了，人们还以为那是舞蹈，但接着而来，好多人便清醒过来，他们望着一排巨浪接着一排巨浪向船身扑来的时候，就知道，这老天爷突然变了脸色。风也像巨兽般狂吼着。李士白开始坐不稳了，忙求道：“杨梅小姐，请

你扶我回船舱吧，这风不小啊！”

“李老先生，你冷静点，风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杨梅扶着他的凳子说道。李士白坚持着：“我在海上生活多年，这是台风的前奏，再慢就有危险了。”杨梅一看到跳舞的女模特们，她的心就痒痒的难受，很不愿意离开甲板。但是，那十个女模特一个个都弯下腰来，趴在甲板上。狂风把她们的轻纱裙掀了起来，几乎要把它撕毁，她们开始尖声地喊叫起来了。

这时候，海珠船长走到甲板上来，喊道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真对不起，7号台风已经提前到北部湾了，请你们快回到船舱里去吧！”她的话音刚落，甲板上便显出一阵骚乱。海猫把李老先生扶了起来，对杨梅说：“麻烦你帮我把这位老先生送回船舱去。”

郝丹一看模特小姐们一个个都趴在甲板上，便说道：“你们站起来，一个抓住一个的手，不要慌，也不要乱。”

“我们走不动了！”一个小姐在狂喊。四川客人在骂道：“砍脑壳的这风，说来就来。”“丢那个老帽黑，这风更狂。”广东客人尖叫着。“你丢了帽子还好，我的鞋子不见了。”北京客人在埋怨着：“真倒大霉啰！”

经过一阵骚动之后，大家都躲到船舱里去了。海面上，又是一排排浪的山峰，互相追赶着，狂舞着，跳荡着。那云层，那海面，融成一体，像一个无边无沿的世界。港北号客船仿佛自由自在起来，不再是夹在云与水之间行驶。

狂烈的风暴犹如一群脱缰的野马，在海面上闯荡着，让杨梅感到一种畅快，而且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欢乐。女人那种天生的直觉，使她感到这大海所产生的幻像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这种自由的世界，使她那颗永远天真的心得得以充分地体验

宇宙间的生生不息，在这个内心的天地中，她忘记了痛苦，忘记了脆弱。她相信，在这种风暴中，即便是船翻了，也没有什么可怕。也许让生命作一次壮烈的搏斗，人会对生命更加执著地追求，让它永远清明与恬静。

### 3

夜，包围着人们的心灵，船舱里闷热得慌。杨梅无法入眠，她去找海珠船长。

“杨小姐，你有事吗？”海珠紧锁着双眉，显得有些疲倦。

“船长，我很喜欢你床头那张画。”杨梅笑着说。

“你喜欢它的色彩、用墨还是别的？”

杨梅笑着说：“我很喜欢画中的人。”

“她是我母亲。”

“我母亲年轻的时候，也很像你母亲。白天，我见到她，我以为她们是亲姐妹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只是一种感觉。你看，我母亲 20 多年前的照片。”杨梅把她母亲的照片给了海珠。海珠看了几乎惊叫起来，“天哪，她们如同亲姐妹。”

“你没问你母亲有没有一个亲妹妹？”

海珠笑了，“假如我母亲有一个亲妹妹就是你母亲，我马上把你关在船上，一步也不让你离开我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你这个船长就难当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很捣蛋，也不本份。”

“怎么不本份?”

“好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,但我总认为,我看不起一些人,也看不起一些女人,他们一心长在钱眼里,花天酒地,男的当嫖客,女的当妓女,他们还认为这是开放,是潇洒,是自己对得起自己,狗屁!这是新的堕落,是道德的沦丧。在广东、深圳、海南岛,如果是为了钱,我会大把大把地有,其实,那是女人在卖自己的肉,男人在卖自己的血。”

“我就喜欢你这种朝天椒性格。”

“不过,封闭也害死人,我就为这个逃离家门,离开那个闷人的世界。”

这时候,有人找海珠船长,她出去了。

船长的房里显得空落落的寂寞。船在海中颠簸得厉害,这对杨梅来说已经不在乎,她真希望这艘船能一直开到一个孤岛上去,她可以到那些寂静的沙滩上躺一躺,然后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维和情绪。原以为自己离开那个封闭保守,没有理解,没有真正的爱的家庭,出来看一看,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欢乐,怎样的迷人。但是,当她去了好多地方之后,就觉得,这世界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和美好。好多人为了生活,不惜剜割自己的良心,拿到大排档去卖,换取钱财,来养活自己,那么,这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?

“来,小姐,喝点饮料,咱们聊一聊。”海珠回来了,递给她一瓶椰子汁。

杨梅接过椰子汁问道:“海珠姐,你爱人在哪个单位?”

“市政府。”

“当官的?”

“他那个官,当得很累。我常常不在家,他也就常常吃方便

面。”

“嗨，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是要用生命去换取的呀。”

“你结过婚？”

“结过，但是，已经离了。”

“干吗要离呢？”

“嗨，一言难尽！”杨梅低下沉重的头，“婚姻就像一个农民种果树一样，从种子萌芽到树枝结果，需要好多投入，如果一旦要砍掉，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因为毁灭永远比创造来得容易些。”杨梅说着，心里依然沉甸甸地难受。“所以我说，要建立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”

“有人祝福灾难，他们愿作灾难之子。因为失败对他们来说，要比胜利更能强壮自己的灵魂。那时，我们都太年轻，太单纯，一天晚上，我去跳舞了，这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，无疑是快乐的事。他在家带孩子，因为孩子的吵闹，他便心烦。加上当时他的职称问题没有解决，心里就燃起一团无名火。我每次回来，我的舞伴送我到楼前的桂花树下，他都吻我额前的美人痣，那一晚，他又吻了我的美人痣。这时候，却让我丈夫发现了。他说我太放荡！我说，他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，心胸比针眼还狭窄。一个女人，为什么不能有除丈夫以外的男朋友呢？”

“那一晚，当我进门的时候，他把水壶甩在地上，然后如一头野牛般地吼叫：‘你为什么不去同他睡觉，为什么不滚蛋？’我说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滚到哪里去？我冲进房间，关起门来蒙头睡觉，但是，我睡不着。长长的夜，我有长长的叹息，我为什么要屈就于一个粗俗的男人？”

“他也无法入眠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床板的响声也传到我

耳朵里面来，极是可怜，极是悲哀。此后，我们虽然在一个家里生活着，可谁也不理睬谁。我更加疯狂地跳舞，在那棵桂花树下，疯狂地让那个舞伴吻着，我以为这是一种报复，生活需要报复。”

“这时候，我们都感觉到了，也许分手的时候已经来到，那过去的缘份已尽，怪谁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也不想抛弃谁，谁也无法抛弃谁，只有自己抛弃自己，抛弃自己的过去，抛弃自己的现在，抛弃自己的未来。分手之后，我把孩子交给他，我宁愿一无所有。父亲为我的婚事，好多个晚上睡不着觉。半夜起来，躺在沙发上，抽闷烟，喝苦酒。母亲和我都劝他说，不要自己折磨自己，事情过了就让它过去，你不是常说吗，我们还有长长的未来！可这时候，他怎么也听不进去，他受的打击，似乎比我还要重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的命运安排了你自已，而你自己却无法安排你的命运。就像积压了过多云层的天空，下过了一场雨之后，还未放晴，接着又下了第二场。那一天晚上，我不想去跳舞了，我想在家好好陪父亲坐一坐。妹妹的厂，经济效益不佳，加上我的事，更是心烦，我决心出走北海。这个季节，我将失去一个小家，父亲是这个大家的顶梁柱，我得陪他，聊一些开心的事。”

“九点钟过后，一阵雷声滚过我的窗门，一切都被震得粉碎了，一切都从天堂塌下了地狱，世界在骤然间变得黑暗起来。门开了，我的舞伴站在门口，淡淡地说道：‘杨梅，你父亲被车撞倒了，死了……’他只说这么一声，便走了。啊，过去那种悲哀之事，都以为是降落在别人头上，天晓得，现在在我身上出现了。那一夜，我昏死了过去。”

“往后的事，你可想而知。小家散了，大家塌了，母亲带着

弟弟回乡下的老家，那里还有几分责任地。我离开了那个地方，什么二级舞蹈演员、明星、A角，对于我来说已经灰飞烟灭，我该另外去选择一个生存的世界了，这个世界也许真是很残酷，但我依然觉得它美丽。”

海珠听了以后，直觉得心里酸楚楚的，她沉默了一阵，便说：“杨小姐，你需要我帮助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海珠大姐，我对你说这些，是出于对你的信任。其实，我是出来散散心，看看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欢乐存在。”

“嗨，不幸的命运，各有各的不幸。”海珠长叹一声，有人来敲门了。

敲门人是李士白先生。他说：“海珠船长，我觉得这船行的方向不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海珠说：“李老先生，你说得对，我刚接到海军指挥部的通知，北海港风浪太大，他们建议我们先到涠洲岛，那里有一个平静的港湾。”

“涠洲岛？啊，天意！真是天意！”李士白眸子里闪动着喜悦的目光。“杨小姐，你能陪我喝一杯家乡酒吗？”

杨梅也为这李老先生的高兴而高兴：“我不会喝酒，可以陪你喝一杯饮料。”说着，她扶着李老先生向餐厅走去。

这一夜，因一场台风的袭击，船舱里闷热得慌，许多旅客都到餐厅里面来喝饮料、闲聊、谈生意、打扑克、搓麻将。他们仿佛在感激这场风暴，给了这么一个极好的机会，大家在一起倾吐命运感觉。

海猫和郝丹也坐在餐厅一角喝啤酒，在他们中间，坐着一个楚楚动人的模特女郎，显得异常美丽。一种大方、傲慢的神态，让人感觉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郝丹却显得忧心忡忡，他说：“海猫兄弟，你说这北海转让大批的土地，采取低门槛政策，引凤筑巢，是不是真心实意？”

“郝丹老弟，这你放心，北海人无戏言。”

“这个政策是要付出代价的呀！”

“所以说，北海就是北海！全国的沿海开放城市，就北海执行这种政策，这叫做：让你发财，也让我北海发展！”

海猫说着，见李士白和杨梅来到他们身边，他便让出两个位子来：“李老先生，想喝点什么？”

“拿一瓶珍珠酒来。”

“杨小姐，你要什么饮料？”

“随便，来一杯珍珠奶茶。”

“你们都喜欢珍珠。”海猫朝服务小姐喊了一声，东西很快就上到桌面上来了。

海风依然很猛烈，酒杯在桌面上左右滑动着。有人邀请那几个模特小姐跳舞来了。海珠也来了，不知是谁在邀请她跳舞。李士白喝了几杯珍珠酒后，浑身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，他的目光直盯盯地注视到海珠身上。他那一副严肃、平静、忧郁的脸孔，已经掩盖不住他那已过花甲的年龄。头上稀疏的花白头发，那高朗宽阔的额头，早已被岁月刻下深深的皱纹，但是，他深邃的眼睛里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，那种眷恋生命的热情，深刻的梦幻，都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极精明深厚的人。当海珠跳完一曲之后便有一丝微笑出现在他的唇边，但是，那一丝微笑要比那隐藏的痛苦少得多。杨梅怀疑他已经爱上海珠，于是，心里在暗骂道：“这老不死的东西，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人家的丈夫是北海市副市长！”

李士白大概有些醉意朦胧，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：“珍娘